# 二林居集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 事狀

### 光祿資政大夫文華殿大學士掌翰林院事徐公事狀

公諱元文字公肅其先常熟人九世祖良遷于崑山再傳爲刑部主事申明武宗朝以諭壽寧侯廷杖謫湖州推官又三傳爲太僕寺少卿應聘以文章風義重于時子永美孫開法兩世皆太學生贈資政大夫刑部尚書開法生四子公其叔也母顧太夫人夢神人授以玉尺而生公少端重有大志年十四補諸生益沈潛嗜學爲文章出入經史與吳中諸名士爲社曰愼交以繼東林復社時論歸之順治十一年舉于鄉

十六年。
賜進士第一。
世祖召見乾清門還啟
皇太后曰今歲得一佳狀元賚冠帶服物除翰林院修撰累
召見
賜馬
賜饌每奏進文字輒稱
旨十八年
世祖宴駕公號慟若私喪比公除悲不止歲逢忌日齋居慘
戚終其身會江南奏銷案起姦胥妄指公逋稅謫鑾儀衛經
歷閱四年事白復前官聞太公病乞假歸及丹陽而逝至與

兩兒日居喪次酌損古禮行之從父官汀州推官疾卒公往迎其喪靖南王耿繼茂慕公名餽金二千兩願一見公曰是貨取也卻其金卒不往見康熙八年起補國史院修撰進祕書院侍讀其年秋爲陝西主考官明年遷國子監祭酒尋充經筵講官上疏言自古人才盛衰視學校興替周制鄉論秀士升諸司徒司徒論其秀者而升諸學漢唐以來太學子弟皆由選遯故人才輩出或以經術顯或以理學名或以氣節著非其時人獨賢也取之精學之厚有以致然也自明景泰時入馬入粟之涂開闒茸小夫皆得隸名胄監爾艾錯雜程課不行士風之弊實由于此我

皇上右文重道振興教化而太學諸生自官蔭外止有輸納

一途其以歲貢至監者十不得一又多年齒頹莫之人甚非所以育英才而廣厲學官之路也伏察舊例順治八年及十一年曾經各學臣選取生員文行並優者咨送至監今宜遵此例于府州縣各學或間歲或三五歲舉品端學優年齒少壯者一人入太學加以歲月漸磨砥厲勉之成材優其進用之路更宜遵

世祖舊制每科直省鄉試各取副榜若干名送監肄業如此則橋門之內多士濟濟將必有經明行修者出于其中所裨于國家之用者非尠矣得

旨下部議著爲令由是四方名俊畢集館下公遂疏請廣監生中式之額並請永停捐納一途言其不可者有四謂興賢

育材莫重流品入貲充補冗濫已甚名實既混秀頑不分其不可一也官生貢生期滿考職必三科九年之後而援例入貲則不計年限咨到隨考官貢監期多者二期少亦半歲而準貢期止三月遇正途則絀遇雜途轉優其不可二也流品既淆氣習亦異程課雖行士風益薄其不可三也歷年以來吏部考職需次佐貳者不下數千補授無期濫膺品服遷涂既滯

國體實傷其不可四也章下所司不能用公蒞學四年端士習正文體勤講肄條教甚具以滿州官學生卿大夫所自出而得官甚艱請疏通遞法以作士氣平居督課尤嚴官生不率教者必加撻責焉十三年五月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充
太宗實錄副總裁。明年四月。改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充
日講起居注官。五月。
命教習庶吉士。先是熊文端公在講筵。累稱說孔孟程朱之
道。贊
聖德以為制心制事之本。及是
聖祖益欲博覽前世興亡得失之所以。
詔公用歷代通鑑與四書參講。時熊公已去位。公與桐城張
文端公直講筵。因疏請取朱子綱目。擇其事之繫主德神治
理者。摘錄條件。旁采先儒議論。而以意斷之。
聖祖可其奏。公退而屬諸詞臣分撰講章。手為裁定。舉其綱

要相當務之急旁推交通而一以仁義爲本及歲終彙呈講
義公具疏尤以心法爲諄諄其責難陳善多此類也十五年
冬丁顧太夫人憂歸十八年春
召監修明史八月至京疏辭不許因請購遺書徵遺獻薦故
明給事中李清主事黃宗羲及原任副使曹溶主事汪懋麟
布衣黃虞稷諸生姜宸英萬言有
詔召清等宗羲溶並以老不至而各上所著書
詔並付史館尋補內閣學士吏部題補給事中
聖祖欲分省均用科道官公言地均矣如才不均何乃止九
卿會推江西按察使有舉興泉道張仲舉者御史唐朝彝力
言仲舉枉官無善狀科道官連名劾朝彝副都御史李僊根

給事中李宗孔不肯署名遂並劾之下部議僊根宗孔降五級調用朝舞革職

聖祖曰此處分太過公奏曰會推本欲盡衆人之論何嫌異同而處分若此將來所舉非人誰敢駁正且科道公疏必不容有不列名之人脅持之漸何可長也

聖祖曰當免處分公曰凡言免者謂有辜而寛之也臣謂諸臣實無辜但降旨云不必處分可矣從之御史有言宜遣大臣巡方者公言于閣中曰巡方向遣御史以有憲長彈壓故僨事者鮮若遣大臣或妄作威福誰能禁之入以告

聖祖韙其奏十九年遷都察院左都御史入謝

賜御書再充經筵講官時滇逆將平諸賊黨多率衆歸附耗

餉不貲公請量行撤遣分道安插以寬民力又請除三逆虐政在粵東者五曰鹽埠曰渡稅曰總店曰市舶曰魚課在閩中者四曰鹽稅曰報船曰冒擾驛夫曰牙行渡稅在滇南者四曰勳莊曰圈田曰礦廠曰冗兵疏上俱下所司議行初以御史劉安國請下令察隱占田畝責成州縣分別敘錄有司利其然多虛增畝稅耗累平民公言如此則名爲加糧實耗糧戶請飭督撫各自檢舉如有護前隱匿者加等治辠下部議行又言督撫之優劣當以民生愉戚戶口增耗爲斷其撫綏無術者應予處分而小事詿誤宜從寬免至于教養有方治效顯著方予加銜增秩而督催捐助察逃墾荒諸政蹟但予紀錄如此則賞不僭罰不濫又如藩臬貪汙督撫不問者

宜以徇底阜之時部例捐納官到任三年後稱職者具題升轉不稱職者罷之已復令捐銀者免其具題公言國家大體所關惟賢不肖之辨而已今吏涂甚雜所以令三年具題者欲使賢者勸不肖者懼若捐銀可免具題是金多者與稱職同科也臣謂稱職非可捐納而得此曹以見任之官營輸入之計何所不至所宜急停止者也至歲貢本屬正涂自開捐納生員之例遂得幷捐歲貢冒濫正涂臣謂正涂非可捐納而得其由捐納歲貢得官者仍須保舉方可與正涂一體升轉所宜急改正者也竊意捐納事例總屬一時權宜願于收復滇南之日即

賜明詔槩止不行使天下曉然于我

皇上澂敘官方之至意滇南平羣臣多侮頌功德公獨言聖人作易于泰豐旣濟諸卦垂戒尤切願
皇上日切咨儆之心以成無疆之治勿狃目前之淺圖務培國家之元氣因條其目以上公在臺持是非甚力事關八旗同僚多咋舌公引繩披根無所避時方重竄逃之令杭州將軍馬哈達請旗奴亾者得自向攝勿關有司公不可曰是重擾民也當令督撫會同將軍京師姦人多掠平民賣旗下故逃者日眾公請自今賣買必由地方正印官驗問給印契爲憑否者坐之八旂家人以自沈及經歿報刑部者歲至千人公請飭部定議驗有傷痕及一家中前後歿三人者酌定處分下部議多從公請府部院寺筆帖式近三千人求開例捐

納州縣官。公不可。滿大臣爲好言勸公。公曰。諸公既不以爲然。予當別爲一議耳。滿大臣不得已卒從公議。其以京察大計處分者。方謀入貲復官。亦以公言而止。議罷侍郎項景襄。諸公曰。微公正涂無入仕望矣。二十二年大計。請令藩臬得面陳章奏。

上親加咨訪。以觀其才。令提鎮次弟入覲。以肅

朝綱。嚴闈寄。俱報可。又請聽滿漢文武內外官遭父母喪。一體離任守制。并聽外官聞訃者。即日奔喪。毋得治事。候代。先後疏劾福建總督姚啟聖。巡鹽御史堪泰。浙江副都統高國相。候補御史蕭鳴鳳。姚上疏引臯高交部察審。兩御史者俱罷庶。其年冬。湖北按察使缺。廷推副使王垓胡悉寧。

聖祖謂其皆山東人疑推者有私問之或言公所推也遂降三級用明年二月

詔留史局專修明史其年秋公子樹聲與兄子樹屏俱中順天鄉試九卿磨勘當黜並請送法司質訊

詔除二人名餘非問二十五年攷選科道掌中書科者託甄以舍人王緝植咨送吏部緝植娶于諸公外兄所生女也幼嘗育于公于是左都御史叢詠謨以為公壻劾公實陰主之下部議革職

詔鐫四級留史局如故二十七年七月復左都御史上疏請禁科道官勿得交關督撫並結納諸大吏仍設建言牌俾輪班奏事又請停臺灣官販嚴海防劾兩淮巡鹽御史陶式玉

貪黷狀事多施行前御史李時謙袁充美以伉直僨罷廢久
至是論薦之時謙得復用十二月遷刑部尚書甫旬日改戶
部故事銷算錢穀恐委書吏爭關外省索賄動千萬公與滿
尚書鄂爾多銳意釐剔句稽出納一不假吏胥手時江南福
建布政司庫虧銀四五十萬公請
敕督撫歲一盤查禁有司勿得私派部費旋奉
命清理刑獄公語滿大臣減死諸囚發黑龍江者多不得存
活宜復舊例仍發內地滿大臣以爲請從之二十八年五月
拜文華殿大學士辭不允
命掌翰林院事尋充政治典訓平定三逆方略一統志總裁
官明年春直隸饑議賑公所薦御史李時謙條奏矣

旨公自引咎降二級留任三月尤
三朝國史總裁官公與兄原一俱好士延攬獎借如不及累
散千金赴人之急然原一性豪放食客滿門下頗招權利致
爲臺臣所劾而公介然謹禮法愼擇人門庭肅然有沈生者
公中表兄弟也嘗客公所一日從容言某總兵得辠出重賞
求減死公能一援手乎公默然良久忽變色曰咄汝非好人
速去毋汙我遂擯沈生沈生宵夜投原一以情告原一曰諾
在我而已已而總兵得減死公旣以廷議數與滿大臣忤而
僉都御史郭琇之劾明珠也原一實陰風之明珠旣罷相其
黨徧布中外欲殺公兄弟以洩憤于是兩江總督傅拉塔劾
公子樹聲樹本與原一子樹敏樹屏俱交結巡撫洪之傑招

搖競利時原一既自刑部尚書免官歸公亦上疏求罷遂以原官致仕舟過臨清關吏大索獨圖書數千卷及光祿餼金三百而已公自領史局積勞氣逆上及歸數發三十年秋七月卒于家年五十八公所著有含經堂集若干卷明史稾未成嘗疏請準宋史益衞二王例以福唐桂三王事載于附傳其明末諸臣盡忠所事者直書無隱報可至乾隆初明史告成頗用其例云含經堂集有懷堂集沈紹聞述史館雜錄

故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江南江西于

清端公事狀

公諱成龍字北溟山西永寧人先世有諱坦者明宏治中官至都御史父諱時燦鴻臚寺序班里中稱長者公生而莊毅

不苟嚬笑及壯鬚髯若神忼慨喜立事能辛苦才智絕人好讀書而不喜章句曰學者要識得道理埋頭做去何用呻唫佔畢爲崇禎末舉副貢生以父老不仕

國朝順治十八年父憂服闋始謁選吏部得廣西羅城知縣臨行語其友曰我此行絕不以溫飽爲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羅城盛瘴癘猺獞雜居好殺難治時初入版籍官舍止茅屋數間蒿莽蔚然吏民爲言咿嚘公與居曰狎指事設辭漸開解乃編保甲禁民不得帶刀劍盜殺人被獲者立斬以徇先是鄰猺歲犯界掠人畜無算至是集鄉兵聯部伍開道將進攻鄰猺大懼盡還所掠誓不敢再犯衆以靖勸民力作方春命兩猺舁行田閒憩樹下父老環集相勞苦如

家人察其勤者旌之其怠而荒者羣詈之暇輒增陴浚隍招集流散定昏喪之制修學宮教之讀書三年恩信大行民恥犯法上官廉其狀飭粤中令以羅城爲法公乃上書請寛徭賦疏鹽引並論合省諸利弊宜因革者巡撫金公光祖條列以

聞且以卓異薦康熙六年以遼奉推升四川合州州領三縣居民僅百餘徭役繇重府帖下取魚公曰民窮極矣願安所得魚乎卒不與府中魚而劇論民閒困苦狀知府慚爲裁革十餘事招民墾荒除其力役數月閒流人歸附者千戸以前薦遷黄州同知分鎭岐亭岐亭故多盜公降其渠彭百齡等道左右遊盜發遣捕斬得盜皆遠竄歲饑捐糶中金以施不

足責所乘騾得金十餘兩施一日而盡乃集岐亭富人勸之輸爭出粟以應民賴以活攝漢陽黃安通城事絕火耗嚴保甲所至有聲巡撫張公朔珍以卓異薦會吳三桂反雲南進陷湖南諸州縣十三年春檄公攝武昌張公問禦寇之策公言安人心莫先下令停徵張公已草疏欲上得公言益自喜凡兵事皆倚以辦或誅武昌大姓與賊通私藏兵器且謀反張公欲發兵捕之公言諸大姓皆良愿決無反謀藏兵以備盜耳迹之果然遷知建寧張公奏改武昌時賊陷岳州長沙我師道浙圻公所督造橋被水決去免官而黃州妖人黃金龍作亂麻城人劉君孚結黨應之五月反于曹家河擁眾數千敗黃州官兵張公度非公莫能辦賊欲以委之公曰黃州

賊負險善鬭雖猝勝公誠欲見委者須以便宜行事方敢受命。張公大喜自起酌公曰君能任事吾何憂勦撫一聽君問需兵幾何公言兵不足用得所習數人足矣遂行劉君孚者故衙胥桀黠能捕盜公前在岐亭嘗撫而用之至是偵君孚雖反衆未合持兩端遂兼程抵白杲距賊寨十里止宿榜示士民脅從者許自首過三日不出以從賊論于是投誠者千計賊素憚公及是勢益孤係累莫敢出公命白杲鄉約持一諭帖先自跨驢二人從執蓋鳴金遡賊寨君孚蒼黃走匿羣賊愕然火鎗夾道公直前抵賊舍升堂坐賊衆愕羅拜公謂曰若良民何作賊自取族滅身父母妻子匿何所得毋苦邪衆色動乃令賊脫靴取水飲酣臥鼾聲若雷有頃寤漫問

曰君孚老奴何不出敢慢客邪君孚初度公必以兵來且懼見紿故逡自匿及是聞公推誠無它意遂趨出叩頭自誶公爲陳說利害令就撫約日而還及期詣降其衆數千張公聞于

朝還公職復知武昌仍兩版城以安衆公親歷郁堡度形勢立區保擇謹厚者爲區長團煙民籍其有勇力畜兵械者區長統之有急則集以聽命于是往時賊黨皆充煙民爲官用君孚既降金龍走與紙硎河賊鄒君申合公集煙民二千以門下諸生統之進駐望夢山度賊糧少分兵屯守要害爲久困計而伏兵馬鞍山賊果以糧盡夜走馬鞍山伏發盡擒之公坐山上受俘金龍縛急欲以妖術遁公手劍叱之遂斬以

徇遷知黃州其年冬江西賊犯湖口略興寧蘄州戒嚴東山賊何士榮受吳三桂僞劄合眾數萬將取黃州州吏民才數百人眾議退保麻城公曰黃爲湖北七府門戶我師屯荆岳者數十萬水陸轉運取道于此去此不守則荆岳絕援七府瓦解吾當以死守之雖然不戰不可守也于是集諸區煙民檄召所屬文武各以其眾會得眾五千營溍金雞下衝賊壘明日賊眾數萬自牧馬崖分東西兩路來攻我師公見東路賊少命把總羅登雲率千人禦之而自當其西分其軍爲三武舉人張尚聖攻右把總吳之蘭攻左已攻其中戰甫合之蘭中鎗死眾少卻礮火如雨至或勸公少避公曰吾今日死此矣敢言退者斬策馬直前顧千總李茂昇曰我死可歸報

張公茂昇恐失公急從之發一矢翦賊大旗我軍少進茂昇戰益力斃數人而尚聖兵自右山繞出賊後賊驚亂我軍急乘之賊大潰士榮斷一臂陷淖中遂擒之而登雲東路兵亦追賊數十里乘勝逐北東山遂平十四年秋大饑發倉賑明年丁繼母憂士民乞留公者數萬人大吏疏請奪情報可十六年督撫以蘄州湖北要害奏復防江道以授公明年遷福建按察司使十八年春抵福州時寇亂初定民以通海見告者數千百人獄成當重辟公白康親王言諸案所連引半平民當省釋覆錄時諸大吏或齟齬公指庭前婦稚曰此曹豈能反皇天在上獨不為方寸地邪王久聞公名至是益重公悉從其請凡有疑獄輒委公專決全活甚眾諸所省釋貧不

能歸者悉資遣之當耿精忠反時多掠浙東江西子女及是盡沒官爲奴婢公醵金贖之令歸鄉里其小弱者養之衙內度滿一舟則給口食訪其父母還之遷布政司使時大軍久駐日用鏚夫數萬民苦之公請于康親王一日盡罷去在官薪米常不給客至入臥內惟一竹笥貯朝服文書數十束而已將軍督撫交章論薦十九年春奉

命巡撫直隸既至立保甲䘏驛遞抑豪強除劇盜禁屬官餽獻及私加火耗

聖祖知公久嘗試詞臣理學眞僞論

諭曰理學無取空言若于成龍不言理學而服官至廉斯眞理學矣至是公所奏請輒見施行十月奏宣府所屬東西二

城與懷安蔚州二衛有水衝沙壓地一千八百頃請豁除賦
額下部議如所請是歲宣府饑東西二城人有餓死者公聞
立發倉米察貧民人給二斗疏聞有
旨加賑二十年春公以
孝昭皇后喪詣山陵過
闕請見
聖祖命侍衛布集午門外
命少坐既見
問撫綏東山事慰勞有加
賜食
賜金千兩

賜御用鞍馬
賜詩會宣府存餓
詔免新舊租稅
命員外郎葉倫偕公往發帑以賑勸輸二萬餘石活饑民十
餘萬戶又以真定屬獲鹿井陘諸縣被旱災請緩征房稅霸
州被水有
旨酌捐正賦公請全捐本年錢糧俱
報可其年冬請歸葬母
詔假三月明年春瀕行特疏薦知州于成龍州判衛既齊知
縣邵嗣堯孫宏業並下部注冊旋擢兵部尚書總督兩江未
幾江寧知府缺

命卽以成龍補之江寧人聞公將至一日盡易布衣士大夫減騶從昏嫁無敢用音樂民間大猾多挈妻子竄旣至飭屬吏痛革故習各條便宜以上爲罷行之公自爲州縣數微行遇有疑獄及諸盜案輒蹤迹得之至是吏民日驚見而自奪者輒心戰數月間道不拾遺外戶不閉年饑公屑糠雜米爲粥與童僕共之屬吏至亦以是進謂曰如法行之可得留餘以賑也公與人無城府然持是非甚力雖親故莫敢干以私每儆曰上帝臨汝又曰天監在茲當大利害未嘗少挫與屬吏言委曲盡事理批勘文書率嘗至夜分曰吾安得人人面誡之盡吾誠焉冀有所勸也二十二年冬副都御史馬世濟督造江南漕船還奏公年衰爲中軍田萬侯所欺蔽請察

治疏下公回奏公引咎乞加處分
詔降五級留任諭萬侯官二十三年春被
命巡海攝安徽江蘇兩巡撫事四月晨起視事未出戶疾作
召諸屬吏與談端坐而逝至夜猶嚴坐不欹顏色如生年六
十有八公歷官未嘗以家口自隨至是江寧知府子成龍經
紀其喪民閒罷市會哭者日數萬人及喪歸送者追至二十
里皆伏地哭失聲有
旨復所降級予祭葬謚曰淸端已而
南巡復下
詔褒公生平偁爲廉吏弟一加太子太保蔭一子入監讀書
雍正十年入賢良祠公薨後二十餘年吳人蔡方炳輯公文

告爲政書附錄諸前輩所紀述載公治行甚具於公之治盜也尤詳予謂公操執似海忠介智略似王文成行成于獨不言而人自化用能保

聖天子始終之恩立百爾在官之準永斯人沒世之慕區區發姦禁暴豈足以見公之愿哉予是比公行事標其節目著于篇俾後之慕公者知所則效焉于清端公政書午亭文編南畇文稿

十三日止非

二林居集卷十四終

長洲彭紹升允初著

事狀四

故光祿大夫文淵閣大學士李文貞公事狀

公諱光地字晉卿福建安谿人祖諱先春義俠聞鄉里父諱兆慶明諸生天秉忠孝以禮法教于其家順治十二年避難山砦中全家十二人被賊虜獨已得脫其兄日燝自遠來伉概詣賊乞釋此十二人賊義之具飲食慰遣然故弗釋也明年夏日燝募壯卒合家童百人夜緣山背上路峭險登者才二十八人吹螺劫賊帳會天大霧不辨眾寡賊大驚奔竄出其季弟弟子二人餘繫它山不能得賊徵其黨萬餘來日燝

用百人守險日與戰自夏至秋大小百餘合賊敗走盡十人者先後歸而公與其弟實殿公少好學爲文守先輩法度康熙三年試策論舉于鄉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十二年充會試同考官尋乞假歸十三年耿精忠反海賊鄭錦亦入踞泉州公奉親逃匿山谷間錦與精忠並遣人招之公以疾固拒十四年五月密疏陳破賊機宜言閩疆褊小糧稅稀薄自二賊割據以來誅求鞕朴民力已盡賊勢亦窮南來大兵宜以急攻爲主不可假以歲月恐生它變方今耿逆悉力于僊霞杉關鄭賊亦并命于漳潮之界惟汀州小路與贛州接壤處賊所置守禦不過千百疲卒爾閩大兵分道南來皆于賊兵多處盡力鏖戰而不知出奇以擣其虛此計之失也

空因賊防之疏選精兵萬人或五六千人詐為入廣之兵由贛達汀為程七八日耳二賊聞急趨救非月餘不至則我軍入閩久矣賊方悉兵外拒內地空虛大軍果從小路橫貫其腹則三路之賊不戰自潰伏乞
密敕領兵官偵諜虛實隨機進取仍恐小路崎嶇要使鄉兵在大軍之前步兵又在馬兵之前庶幾萬全可以必勝置疏蠟丸中遣家僕夏澤間道出杉關赴京因內閣學士富鴻基
上之奏入
聖祖諭內閣諸臣嘉公忠下兵部錄其疏令領兵王大臣知之時廣東叛亂
大兵防守贛州南安未能入閩會康親王自衢州克僊霞關

復建寧延平精忠降康親王駐師福州州令都統喇哈達賴塔等進剿海賊並訪問公十六年正月喇哈達復泉州知公離安谿縣七十里結寨而居遣人往宣

上諭公就見喇哈達于漳州軍營喇哈達白之康親王王疏言光地矢志為國顛沛不渝宜

予褒揚

下部議敘授侍讀學士行至福州丁父憂歸十七年閏三月同安賊蔡寅結眾萬餘掠安谿公募鄉兵百餘人扼險拒守戒諸鄉毋資賊糧賊飢解去六月鄭錦遣偽總統劉國軒等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諸縣犯泉州斷萬安江東二橋南北援絕泉人恟懼公遣善泅者從水關入令堅守待援兵時喇

始還駐漳州公遣使告急值江水漲道阻乃導之由漳平安
谿小路公叔父日成率鄉兵百餘度石珠嶺闢荆棘架木為
橋以濟公出迎十里外具糧饟牽牲牢以犒軍又使弟光垤
光垠以鄉兵千度白鴿嶺迎巡撫吳興祚軍于永春
大兵達泉州大破賊賊走入海喇哈達上其功再下部議敘
遷翰林學士公上疏推功將帥辭
新命不允十九年八月至京授內閣學士因面對言鄭錦已
死子克塽幼弱部下爭權宜急取之又言內大臣施烺習海
上形勢知兵可重任
聖祖用公言卒平臺灣復具疏言原任編修陳夢雷雖陷賊
中託病支吾受臣密約隱圖反正宜貰其從逆之辠已而法

司坐夢雷靳。
詔從寬免。次閏八月。
聖祖御乾清門。
命公奏進家居所著文字。公彙其讀書筆錄及論學文字為一卷敘而進之。其言曰。臣惟學之繫于天下大矣。古之言學者自說命始。其所謂多聞學古時敏遜志與夫斅學相長始終典念。皆後世聰明才智之士所不屑道。而彼以天縱之君帝賚之佐。孳孳相勉。若不及。是以君則繼成湯嘉靖于殷國臣則與阿衡媲美于有商。學之切于治道如此。古今言學者莫不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臣以為不然。夫溺于技藝滯于章句。以華藻為美。以涉獵相高。豈獨帝王哉。雖儒生非所尚

也若夫窮性命之原研精微之歸究六經之指周當世之務則豈特儒者所宜用心帝王之學何以加茲蓋高宗所謂恭默以思者性命之原精微之歸也其所謂學而有獲者經訓之旨也其所謂監而罔愆者當世之務也此古今言學之宗亦古今為學之準也肆我

皇上天挺其姿神授之識生知乃復好古將聖而又多能其濬思實體朝講夕誦非堯舜之道不陳于前非天人性命之書不游于意臣竊謂我

皇上非漢唐以後之學唐虞三代之學也臣竊海末儒蔽于聰明局于聞見四十無聞沒身為恥今太陽之下爝火益微抱卷趦趄隕越無地然臣之學則仰體

皇上之學也近不敢背于程朱遠不敢違于孔孟誦師說守章句佩服儒者屏棄異端則一卷之中或可以見區區之志焉臣又觀道之與治古者出于一後世出于二孟子敘堯舜以來至于文王率五百年而統一續此道與治之出于一者也自孔子後五百年而至建武建武五百年而至貞觀貞觀五百年而至南渡夫東漢風俗一變至道貞觀治效幾于成康然律以純王不能無愧孔子之生東遷朱子之在南渡天蓋付以斯道而時不逢此道與治之出于二者也自朱子以來至我

皇上又五百歲應王者之期躬聖賢之學天其殆將復啟堯舜之運而道與治之統復合乎伏惟

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統以升于大猷臣雖無知或者得依附末光而聞大道之要臣不勝拳拳二十一年乞假送母回里二十五年至京補前官尋授翰林院掌院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兼經筵講官二十六年

命教習庶吉士復以母病乞歸省

命縣餞以待二十七年四月至京時直

孝莊文皇后喪禮部劾公在涂遷延弗及叩謁

梓宮請下吏部議議降五級得

旨勿問初公嘗奏侍讀學士德格勒有學行善占易而德格勒亦偁公兼文武才宜膺封疆重寄會天旱

聖祖命德格勒揲蓍因面論大學士明珠過失明珠聞而大

惡之尋有言德格勒與其同官誹議朝政，
聖祖召試諸廷臣德格勒以文劣削五級留任尋又以私抹
起居注為掌院學士庫呼訥所劾下刑部論辠有
旨以前奏詰公公引辠乞處分
聖祖原之九月充武會試正考官二十八年五月改通政使
十二月擢兵部右侍郎三十年二月充會試副考官九月偕
侍郎博霽徐廷璽原任河道總督靳輔往江南視河工明年
正月繪圖還奏三十三年正月提督順天學政四月聞母喪
有
旨令在任守制公請給假九月回籍治喪不允給事中彭鵬
劾公忘親貪位請令解任俾在京守制下九卿議如鵬請三

十五年服闋仍督順天學政三十六年遷工部左侍郎督學政如故三十七年十月授直隸巡撫公在官以清勤自厲䘏民之隱尤盡心于農田水利三十八年二月

詔以漳水與滹沱合易汎濫其導漳河由運達海以分滹沱之勢公疏言漳河見分為三一支自大名經魏元城至山東館陶入衞歸運一支名老漳河自山東邱縣經南宮及青縣與完固口合至鮑家嘴歸運一支名小漳河自邱縣經廣宗鉅鹿合于滏又經東鹿冀州合于滹沱由衡水至完固口復分為兩支小支與老漳河合流而歸運大支經河間大城靜海入子牙河而歸淀今入衞之河與老漳河流淺而弱應量加疏濬其完固小支應築壩遏水入河以達之運叟于靜海

閭圍二莊挑河築隄東水歸淀俾無汎濫報可次弟訖工因
奏霸州永清宛平良鄉固安高陽獻濬新河占民田一百三
十九頃請豁其賦額從之三十九年
聖祖以子牙河屢汎濫自河間以北靜海以南皆被害遂
親臨相視發帑金
命公于獻河東西兩岸築長隄西接大城東接青靜海亘二
百餘里又于廣福樓之焦家口開新河引水入淀由是下流
益暢無水災其年七月公以隄工既成請開諸州縣水田引
漳滏滹沱大陸諸水資灌溉薦管河同知許天馥爲河間知
府司其役從之畿屬故有八旂牧地與民田相錯歲久民多
占牧爲田方奉部牒按驗公令民自首者按則輸糧而免其

隱漏舉其棄地願耕者聽民便之明年修永定河工自郭家務至柳坌口開河築隄四十一年八月飭所屬州縣廣興水利近山者導泉通溝近河者引流疏渠去水遠者鑿井溉田其水道應修濬者俱聽借帑興工四十二年四月下

詔褒美擢吏部尚書巡撫如故是年冬以畿輔被水請發倉賑貸命富人出粟平糶明年三月給事中黃鼎楫湯右曾許志進宋駿業王原等合疏劾公撫綏無術致河間饑民散入京城又以寧津縣被災甚重而去年竟不報災請嚴加處分疏下公回奏公言寧津知縣陳大經報災不時業經劾罷至民有流離臣不敢辭咎再疏乞從重處分

詔並原之四十四年十一月授文淵閣大學士

召還時
聖祖臨御久日潛心六藝之文河圖象數之學下逮濂雒關
閩書旁及歷算聲音之道反覆研索由原達流公故篤信程
朱因以上窺羲文之祕所奏進文字發舒心得
聖祖未嘗不稱善凡
御定諸書多委公參訂中有滯隤往復陳請不倦故最後
聖祖詔廷臣言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亦莫若光地矣嗚
呼豈不榮哉然公自初在朝卽中立畏遠權勢其後位益高
忌者益衆凡公所稱薦多見排擠因以撼公公恐啟門戶之
禍益慎重寡言其有獻納罕見于章奏獨與公共事內廷者
時能道之

聖祖嘗召編修沈宗敬至

命作行楷書因傳諭公曰朕初學書宗敬之父荃實侍每下筆卽指其失兼析所由至今每作書未嘗不思荃之勤也公對曰此卽成湯改過不吝之心也苟自是而惡直言則無由自鏡矣進對時

聖祖問近日民情若何公言方三藩播亂民心搖搖未知所歸今

上恩德信于天下矣往歲閩中旱荒羣吏不能宣

上德所在發帑粟多乾沒民飢且死獨歸怨于有司耳時有請開礦者大豪多輦金京師謀首事

聖祖以問公公對言開礦以食飢民無不可請著令許土著

貧民人持一銚以往而越境者誅則姦人不致屯聚山澤以釀亂議遂定公于當世人材賢不肖往往直言無隱江寧知府陳鵬年爲總督阿山所劾問重辟公言其冤鵬年遂召入兩江總督噶禮與巡撫張伯行互糾遣大臣往訊獄久不決而

詔罷噶禮復伯行官公有助焉桐城貢士方苞坐戴名世南山集論死

聖祖一日言汪霦死無能古文者公曰唯戴名世案內方苞能已而苞得釋

召入南書房公之護惜善類啟迪

聖聰多此類也四十八年充會試正考官五十年以疾乞休

辭甚切

報曰覽卿奏朕心慘然想當時舊臣如卿等者不過一二人

今朕亦老矣實不忍言也五十四年六月再疏乞休且以母

喪未葬爲言

詔許假二年

賜詩寵其行明年三月

詔促公以是冬赴京且云南方暑溼善自保荔枝性極熱毋

多噉也五十六年四月至京明年正月內閣議上

孝惠章皇后諡疏中有闕字部議降三級

詔勿問先後三具摺以老病乞休

聖祖以大學士王掞枉告俟其還具疏請五月卒于官年七

十有七。
駕在熱河下
詔憫悼遣恆親王率內大臣侍衞奠茶酒
賜銀一千兩令工部尚書徐元夢護其喪
予祭葬諡曰文貞雍正元年贈太子太傅公平生釋經之書
甚具其言曰蒐訓詁者無師滯章句者無得故學莫先于能
擇矣其于程朱之說時有同異論大學宜還古本而以知本
爲格物弟一義易兼綜象數禮兼采大戴記論子雲仲淹書
有格言節取焉可也康節象山所造高明愼師焉可也知言
者以爲然公門下士楊名時陳鵬年冉覲祖蔡世遠竝以德
望重于時它如張昺張瑗惠士奇秦道然王蘭生何焯莊亨

陽之徒類有淸節通經能文章故

本朝諸名公稱善育材者必以公爲首焉

聖祖敕諭榕邨集望溪未刻稿近道齋集畿輔通志史館雜錄

故四川道監察御史陸淸獻公事狀

公初諱龍其後易隴其字稼書世爲浙江平湖人曾祖錫允祖濾父標錫三世皆諸生父封儒林郎公少而彊記年十一塾師授以左氏傳有所刪汰公從父覓全本悉成誦無遺十四丁母曹太孺人憂哭踊若成人少長爲文章一本經訓家貧就館于外年二十七補生員博觀宋元明諸先儒書參互反覆疏證孔孟之旨而一以朱子爲宗恥空言敦實行切己悔過惟日不足省試歸爲游兵所掠書籍盡失自訟云書言

天錫禹洪範九疇夫能行疇範之道者乃錫以疇範之書我實不能天故靳之館嘉善李氏爲銘云洪範六極弱居其一所貴讀書變化氣質當斷不斷爾自詒戚文云生者待汝養死者待汝葬天下後世待汝治汝毋或輕爾身以殉無厓之慾而喪厥志康熙五年舉鄉薦九年中禮部試廷對極論時務剴切達治本其略言法者治之迹而非所恃以爲治也爲治而專恃乎法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臣非欲
陛下廢法而治也竊以爲法之及人也淺德之及人也深法之禁人也難教之化人也易今日之治苟非崇德教以正人心雖日議法無益矣伏願
陛下日新其德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心爲心以堯舜禹湯文

武之學為學兢兢焉翼翼焉有勿言言則必使天下共其法也有勿動動則必使天下共其則也如此則朝廷之上四海之內莫不仰

聖德之高深不待家諭戶訓而人心已動矣于是務敦教化一如古者司徒黨正三物六行之制盡其實勿徒循其名天下之人既動于上之德而又習于其教則自相漸以仁相摩以義相勉以忠厚而恥為浮薄相勸以正直而恥為邪辟不待法之驅而人皆有君子長者之心由是立法以興利人莫不安于上之所興立法以去弊人莫不安于上之所去使不先正乎人心而徒恃區區之法議法者曰益精而刓法者曰益巧一法不效輒更一法法之弊未有已也雖然臣猶有進

焉夫人之相遁于法也始于其心之不正亦由于用之不足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管子曰衣食足而禮義生今之大吏祿薄不足充其費則思借法以自肥小吏奉微不能養其家則思干法以爲姦其辠可誅而其情可憫狂

陛下仿古待臣之禮稍重其祿使有以自給而又定其車輿服飾之制嚴其宮室飮食之節勿使耗于無用夫既有以養之又無以耗之則爲士大夫者皆充然有餘自然奉公守法竭心力以效忠于

陛下然後德教可行而人心可正郅隆之治可成也

賜進士二甲弟七十四年出知江南嘉定縣嘉定賦重多積逋俗好訟豪彊暴横胥吏倚勢爲姦利公至有大賈汪氏者

餽千金公弗內其僕占賣薪者妻爲所控公訊而還之汪懼屬所親自陳願改行許之自是諸大姓皆莫敢犯法衙胥舊千數至是去者過半其在者莫有受代無所得食以情告公令更番給事退則爲耕販以自活于是衙中人日稀少客戲指公堂曰此燮相之圃邪有所遣攝計日與錢遠者許就民閒一飯有括索者必痛懲之催科立甘限法令應輸者自爲限屆期輸及半卽免杖已而輸者麇至諭令需後限客問故公曰吾未有以富之而爭先乃爾殆必有偁貸以輸者吾懼其難爲繼也患民俗好奢樂游治嚴立禁約有訴子不孝者公爲出涕自訟德薄無以化汝爲委曲曉以天性俾自反父哭子大哭挹其胷曰吾非人也公慰而遣之其它折獄多原

情定讞不專用法律一年後告訐者日益衰矣十五年南方用兵徵餉十萬兩公爲文諭民激以大義不一月而數足又奉部牒抽市肆錢一年公造冊不及郵野巡撫慕天顏不悅別遣屬吏到縣檢括而疏劾公無肆應才部議降二級用民罷市日號巡撫門巡撫不自安再疏請開復而公復以諱盜當免官先是縣有張氏與汪氏訟汪夜行遇盜被傷死其弟疑盜張所使以仇殺控張公察張非殺人者讞未具已而獲盜它所張得釋而部議以公不報盜爲辠或謂公盍辨諸公曰縣有盜長吏不知黜宜也何辨爲民復詣督撫乞留弗省去之日哭聲震衢路城內外各立生祠鼓吹導旌幢蔽空迓木主以往日數隊閱三月乃已十七年

詔求博學鴻儒工部主事吳源起舉公以應至京未及試丁父憂遽奔歸準朱子家禮爲喪制朝夕不離殯側終喪不飲酒不食肉不入內寢方公在嘉定時朝中會推福建按察使詔舉天下賢吏破格用蔚州魏敏果奏薦公而參疏適至已而以諱盜去敏果復爲公辨冤至是

聖祖復諭廷臣舉廉吏敏果疏薦十人公與焉

詔俟服滿補官公家居與子定徵講讀儀禮及喪記服制諸篇著讀禮志疑誦朱子書取其切要者爲讀朱隨筆書二語自警曰老大始知氣質駁尋思只是讀書麤其切于內省如此二十二年入京牒部願改教官弗允尋授直隸靈壽縣既至革火耗絕私餽衙中興造及日買蔬薪魚肉皆出見錢舉

鄉飲酒禮行鄉約朔望詣學宮與諸生講切道以躬行著松陽講義二十三年

駕幸五臺巡撫格文清奏公治行部予紀錄二十五年巡撫于襄勤初受事訪民間利病公陳六事一正月開倉太急宜緩一墾荒起科爲限宜寬一水利宜興一積穀宜廣一州縣存留公使錢宜復一審丁溢額宜裁于公以疏薦爲大學士余國柱所沮令部駁還靈壽倚山瀕河地瘠而土曠民畏起科棄不治公與民約一任爾耕勿它慮由是荒土漸闢終公之任稅弗增額丁故一萬五千有奇五年一審必增數十以爲常及是審丁虧額一千五百有奇請牒部上官難之公曰民已困矣額浮則稅浮稅浮民不支則有流亾之患是重困

民也請罷令以爲耗損戶口者戒上官莫能奪二十六年靈壽饑公牒大吏以聞得
旨蠲免本年額賦有大姓爲盜劫已而獲盜巡撫不欲奏聞
命改爲竊公不從曰寧以誠去官不欲以僞苟祿知府乃取盜魁杖殺之公惻然曰盜可殺而殺之不以法吾不忍也作勸盜文遣吏往獄中爲諸囚誦說之聞者多痛哭二十九年靈壽復大饑
詔發三千金以賑公徧歷山谷審其戶口親給之閱四旬餘乃畢異時賑饑率留三分之一歸上官公曰剝民以欺君其可乎盡以賑之先是兩江總督于清端卒
詔問廷臣外吏中復有如成龍者乎僉舉公至是復求廉吏

左都御史陳文貞復薦公

敕部行取將行又條四事上巡撫一再請緩徵一減房地稅額一除上官供應一以時出放倉穀去之日哭送者數萬如去嘉定時八月試四川監察御史十月上疏言臣觀自古豐亨之治皆非一日而成唐虞之世黎民阻饑堯舜兢兢業業率作既久烝民乃粒漢自高惠而後多方休養至于文景然後天下殷富唐之太宗日夜講求治道故貞觀之末民食充足今天下平定猶未久也而又屢遭水旱故雖

皇上勤卹民隱而百姓日用未免艱難無怪其然矣惟在

皇上常持此勤卹之心期之以積久勿責效于旦夕恩已厚也不嫌其過厚心已周也不厭其更周則家給人足庶幾可

望臣見上年畿輔旱災實異尋常其被災州縣內雖間有未被災處亦不過有升斗之獲差勝于被災者耳初奉
上諭將上年及今年前半錢糧盡行蠲免後因部議分別被災輕重不準盡蠲百姓甚苦撫臣不得已題請秋後帶徵然今歲秋收雖稔既徵其新又徵其舊臣恐非積貧之民所能堪也若非
皇上曲加垂卹州縣有司惟知考成是急不顧民力難勝甚非
皇上蠲免之初意
聖祖覽奏俯善下部議尋有
詔遵前旨盡蠲之十二月湖廣總督丁思孔請以湖南巡撫

于養志在任守制下廷臣會議公疏言時當太平湖南非用
武之地養志不宜在任守制
詔從公請明年六月上疏論保舉之捐納宜停先用之例宜
閉其略言捐納之事因軍需孔亟不得已暫開復恐賢愚錯
亂故立保舉之法近并保舉亦許捐納夫保舉所重首在清
廉若保舉可捐納則淸廉二字亦可捐納得也其不可明矣
捐納先用之人大抵皆奔競躁進之人故多一先用之人卽
多一害民之人其不可又明矣至保舉限期亟宜酌定伏乞
敕部查一切捐納之員三年無保舉者卽行開缺聽其休致
庶吏治可淸選途可疏民生可安矣疏入下九卿會公議奏
九卿以公奏不通時務無容議公復別爲議爭之主議者怒

劾公阻誤軍機當罷斥發奉天安插會順天尹衞公旣再巡
畿輔還進見言民心皇皇唯恐陸御史遽謫有
旨免公處分七月
命巡視北城十月試秩已滿都察院注公不稱職對品外調
遂移疾歸三十一年館虞山席氏歲莫還家一夕腹痛卒年
六十三公之敎人必授以朱子小學令終身由之刻程氏讀
書分年日程俾學者循序致功以爲求放心之助其說書句
分字析不猒煩碎疏達之士往往病之又貶斥陽明王子過
激其論梁谿高子蕺山劉子亦失平同時湯文正嘗遺書規
之　先曾祖南昀先生亦著書辨難甚悉愚竊謂聖人之道
如太虛然仁者見仁知者見知門庭施設代翕代張譬如四

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自善學者觀之要皆太虛之妙用耳安可于太虛中畫經界設藩籬以自病夫道哉子曰苟志于仁矣無惡也孟子曰君子亦仁而已矣公之仁爲已任蓋梁谿蕺山之亞匹也同異之論不亦末乎公卒之明年

詔以公提督江南學政近臣奏公已故

聖祖嗟歎久之曰本朝如此等人不可多得矣雍正二年

世宗臨雍釋奠畢

詔九卿議廣崇祀之制諸臣請以公從祀

制曰可乾隆元年

賜謚淸獻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陸淸獻年譜三魚堂文集

二林居集卷十五終

十五日　此